

華府憶往

艾丹戀計自口斷整

● 陳香梅又婿(彩色圖照刊第五頁)

處處小心沒有差錯

美國外子陳納德將軍於一九五八年七月廿七日在美國去世後，我把他在華盛頓軍人公墓的碑石裝修完畢時，那一陣生離死別的淒惻無法釋懷。但同時也得作決定，我要到那兒定居。

我是一個年輕的中國女人，帶著兩個小孩，要在美國打天下，真是談何容易。因為我年輕，不知天高地厚，因為我天真，有點勇氣，我選擇了美國京城華盛頓，多年前美國總統杜魯門曾感嘆地說：『你若在華盛頓想找忠誠的朋友，最好還是買一條狗。』其

意思是在華盛頓難找到真心的朋友，但我還是決定去美京。這個決定也許是奠定了我其後四五十年的一切。

我和外子陳納德將軍婚後，一九四八年第一次和他一同到華盛頓，他名氣大，又娶了年輕漂亮的中國妻子，當然不但美國政要，他的親朋，還有新聞界都懷著好奇的心情和眼光來量度這個中國女人。他們想這位美國空軍英雄到底看上了陳香梅那一點，中國少女有多大本領。其實我當年只是一個黃毛丫頭，根本不知天高地厚，更不知道如何討好丈夫，更不知道如何應付華府的要人，只是處處小心

，依著外子的指示去做，還好沒有差錯，大家對我的印象還算不錯。至於新聞的報導，記者們知道我也是記者之後，筆下留情，也沒有不友善的報導。

逼上梁山能不出醜

到外子的故鄉路易斯安那州，又是另一項新的經驗。一九五〇年代南方人非常守舊，許多人只知道有個中國，但中國在那兒恐怕也不甚了了。該州前任州長是外子的知交，我們被邀住到他們富麗堂皇的公館。外子的親朋好友接二連三地設宴洗塵，每一

次宴會上的幾十道目光，不是在看勝利凱旋的飛將軍，而是向他的新婚中國夫人注目禮。而最使我受窘的是每一次都要例行公事般地跟著外子之後站起來說話，我在學校雖然每次演講比賽都贏得頭獎，可是在洋人面前用英語演講，實在不習慣，但卻毫無辦法推擋，大概後來在美國能以演講謀生，也該感謝早年被逼上梁山吧。我能不能出醜，使外子甚以我為榮。

許多年來，我對於美國人，對於美國歷史，美國的政治，美國社會，美國的內政，外交部曾仔細地觀摩、探討，在美國喬治亞城大學工作，到美國之音廣播，為中美報紙寫稿，這對我而言都是一種訓練。後來又被共和黨邀請做了不少協助總統競選的工作，都是難得的學習機會，路是自己走出來的，信然。

艾氏戀情自己清楚

我卜居華盛頓時，艾森豪將軍的

共和黨時代已近尾聲。想當初共和黨於一九三六到一九五二年都沒有選上總統，等於被置散在冷藏箱內二十多年。一九五二年，該黨把二次大戰英雄，艾森豪將軍，捧了出來競選總統，擊敗了民主黨的史蒂文生而入主白宮，前後兩任共八年。

有一段花邊新聞值得一提。據說歐戰期間艾森豪的倫敦總部司機是一位女人，和艾氏有親密關係，艾氏在戰後回華府向馬歇爾元帥報告和該英國女人有戀情，想和元配味蜜離婚，被馬歇爾教訓了一頓，並警告他若做此出軌行為，他的前途就此完結。當然艾氏乖乖地聽從元帥忠告，取消原意，後來那位密友來華府見艾氏，艾氏也沒有見她，其中真相如何，只有當局人自己清楚了。

艾將軍就職大典時，一位尖酸刻薄的民主黨人，諷刺地說，參加大典的共和黨人，他們所穿的燕尾服都有一股樟腦味兒，意謂他們二十年沒有

機會穿燕尾服，到艾氏上台，才把多年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燕尾服，拿出來穿用，吐氣揚眉一番，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官場冷暖，一針見血。

難救主席有職無薪

艾氏在白宮八年後輪到少年英俊的甘迺迪上台，我雖是共和黨人，也參加了就職大典，那是我第一經驗。

還記得那天風雪交加，可是來華府參加典禮的人，並不因冰雪而不前。整個市區的交通簡直成了僵局。甘迺迪年少多金，又有美艷嬌妻積琪，一時傳為佳話。他就職時發表名句：『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事，該問你自己能為國家做什麼事。』

新的白宮女主人，把整個總統府全面改觀，華貴而藝術化，使參觀白宮的來賓，大為贊賞。甘迺迪委任我做白宮難民救濟委員會主席，在白宮的玫瑰花園親自頒職，儀式十分隆重，那是我在華府第一份有職無薪的義



①

務工作，可惜甘迺迪於一九五三年在美國德州競選時，被刺身亡，這暗殺案驚動全國，驚動全球。

甘氏去世時剛剛五十出頭，後來他的遺孀又改嫁希臘船王奧紐撒，但

數年後又離婚，但積琪卻拿到一份數目可觀的離婚費。她去世後仍葬在甘氏墓旁。

近年來甘氏的唯一女兒（兒子於年前飛機失事身亡）不斷出賣家族遺



②

物，好的壞的全部分期拍賣，收入可觀。廚房用具，兒童玩具，第一夫人衣物，甘氏用過的椅子……等等不一而足，但有人願出高價收買，拍賣經紀也大賺其錢，這是美國一絕。

①一九六〇年作者陳香梅（右坐）與蔣中正夫人宋美齡（左坐）出席台北新公園豎立起陳納德將軍銅像的揭幕儀式。
②陳香梅與陳納德將軍新婚後返美，在機場受到隆重的歡迎。